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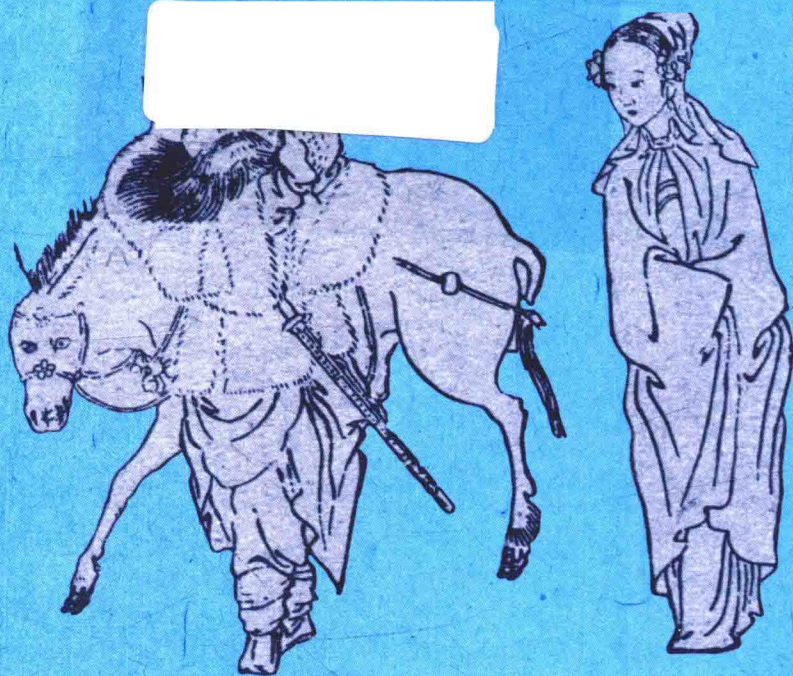
足本·典藏

儿女英雄传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 文康一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儿女英雄传

清

文康 / 著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女英雄传 / (清) 文康著. -- 2 版.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317-3956-2

I. ①儿… II. ①文…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1840 号

儿女英雄传

Ernü Yingxiong Zhuan

作 者 / (清) 文康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装帧设计 / 张继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汇鑫天勤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1/16

印 张 / 37

字 数 / 613 千

版 次 / 2018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6.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956-2

前 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人们通常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古代文明距今已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发展出了辉煌而优雅的中国文学。从先秦时代的诗歌、散文,到汉魏时期的赋,从唐代的诗歌到宋代的词,从唐宋的散文到元代的散曲,到了明清之际,又迎来了古典小说的空前繁荣。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小说是表现手法最为丰富,表现形式最为灵活的一种,它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也是受众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学体裁。中国的小说,历史同样非常悠久,从先秦时期的神话和传说开始,历经汉魏六朝的鬼神志怪至唐代的传奇,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到宋元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话本兴盛,为明清之际古典小说的昌盛奠定了基础。明清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也多。有专写神仙妖怪的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八仙传》等;有描写人世间各种离合悲欢故事的世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有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有讥讽弹劾当世社会各种弊端的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等;也有猛烈抨击社会各种时弊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有描写各种冤狱讼案故事和侠客义士行为的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

明清时期这些丰富而多样的小说,不仅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大众对娱乐的需要,而且也让人们在获得无比的精神享受之余,陶冶了人们的性情,传递了正统的社会价值观,很好地起到了教育人、塑造人的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和继承的。

古典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初名为《金玉缘》，又曾名《日下新书》、《侠女奇缘》、《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后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评话》。世情小说。原书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和“缘起首回”，题燕北闲人著，即文康。推测成书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后。

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生卒年不详。满族镶红旗人，大学士勒宝次孙。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后改任驻藏大臣，因病未就任，卒于家中。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遂著此书以自遣。他一生中深感清朝统治的衰败，作为清政府的卫道者，绝不甘心于此，企图通过创作这部小说，诱导八旗子弟抖擞精神，重振朝纲，变衰世为盛世。

作者自称此书是撰写康熙末年、雍正初年“京都一桩公案”。小说借写一个家庭的五伦全备，花团锦簇，来装点清王朝的“太平盛世”。书中男女主人公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儿女英雄。男主人公安骥，因父受上司陷害，他千里救父，于途中夜宿能仁寺遇难，幸得智勇双全的侠女何玉凤相救，从此二人相识，并成全安骥与民女张金凤结成姻缘。何玉凤之父为纪献唐所害，她避居山中，伺机报仇，改名为十三妹。不久仇人纪献唐为朝廷所诛，十三妹欲出家为尼，被劝阻，也嫁给了安骥。此后的何玉凤一反十三妹的侠义面目，与张金凤和睦相处共事安骥。既善理财治家，又能规劝丈夫“奋志成名，力求上进。”安骥遂得中登第，官运亨通，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威震，位极人臣。张、何二夫人各生一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作者把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吹捧为“人中龙凤”，把“儿女真情”、“英雄事业”、“忠孝节义”融为一体，突出“忠”、“孝”二字。认为忠臣孝子才是英雄。小说采取评话形式，行文活泼自由；运用北京口语，自然流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民间习俗和风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易为平民百姓所接受。中国文坛上的诸多名家，如鲁迅、钱玄同、钱钟书、胡适、徐志摩、周作人等人对本书都有较高的评价，影响相当巨大。

原序一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契之兴，经尚矣。作经，非圣人初意也；皆有所为而作，不得已于言也。故《易》之作，为阐天心之微也；《书》之作，为观天道之变也；《诗》之作，为通人心之和也；《礼》之作，为大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为合天心人事以诛心维道，使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上绍历圣作经之心，下开百世作史之例者也。

嗣是经变为史。龙门子长，司马温公，晦翁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顾已得失参半。时至五代，世无达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也何独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栋折轴，愜心贵当者，盖寡。自王新城喜读说部，其书始浸浸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

盖《西游记》为自治之书。邱真人见元门之不竞，借释教以警元门，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躯体，本诚正以立言也。《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同为治人之书：一则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则王凤州痛亲之死，冤且惨，义图复仇雪耻，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获已，影射仇家名姓，设为秽言，投厥所好，更酖其篇页，思有以中伤之，其苦心苦于卧薪吞炭，是则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则曹雪芹见簪缨钜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谓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

闲尝窃计之：顾安得有人焉，于诚正修齐治平而外，补出格致一书，令我先睹为快哉！

继复熟思之：数书者虽立旨在诚正修齐治平，实托词于怪力乱神。

《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格局备矣，然则更何从着笔别于诚正修齐治平而外补一格致之书哉？用是钦钦在抱者久之。

吾有友一人焉，无他嗜好，但好读说部，所见且甚伙。吾一日以前说质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学》‘格致’一章而今亡矣。诚未易言。然即怪力乱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谓曰常与德与治与人者，不又一格局乎？近有燕北闲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一书，厥旨颇不谬。是特惜语近齐东之野。还以质之吾子，子其云何？”

吾受而读之。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谈；其言人道也，不离庸行；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本性为情，援情入性。有时诙词谐趣，无非借褒弹为鉴影而指点迷津；有时名理清言，何异寓唱叹于铎声而商量正学？是殆亦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吾不图吾无意中果得于诚正修齐治平而外快睹此格致一书也！

吾友以为妄，曰：“子真有嗜痴癖者矣！试即以子之言证之。《西游记》诚为自治之书，不与余三书等。余三书者，《水浒传》以横逆而终于草菅；《金瓶梅》以斫丧而终于溃败；《红楼梦》以恣纵而终于困穷：是皆托微词伸庄论，假风月寓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鲜浅，以视是书之游谈掉弄，詎足与之上床哉？且人不幸而无学铸经，无福修史，退而从事于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壶芦提禅语以文其陋，予以为每况愈下，但供喷饭也，何格致之足云！”

吾正告之曰：“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学》之所谓格致者，非仅萍实商羊之谓；谓致吾之知，即物而穷其理也。人为万物之灵，穷理必从人始。彼《水浒》诸书以皮里阳秋为旨趣，其说理也隐而微；是书以眼前粟布为文章，其说理也显而现。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喝棒乎？且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圣叹、竹坡诸人读而批之，中人以下乃获领解耳。《红楼梦》至今不得其一批，世遂多信为谈情，乃致误人不少。何况怪力乱神，圣人不语；忠孝节义，万古同归！以是为游谈，游谈何害？且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讳挥金杀人；孟子，亚圣也，其罕譬焉引人入胜者，立言尤多诙诡，何有于燕北闲人，而顾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闻之，始赧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语。

嗟乎！近俳近优，都堪惹厌；谈空谈色，半是宣淫。醒世者恒堕狐禅，说理者辄归腐障。自非苦口可能唤醒痴人。不有婆心，何以维持名教？至借笔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于太空，天应欲泣。君真健者，尚一声长啸，谱成几叠清商；仆本恨人，早三叹废书洒落，满襟热泪。爰伸纸削牍而为之序焉。

雍正阅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

原序二

是书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颜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初以为释家言，而不谓稗史也。展而读之，见为燕北闲人撰，为新安毕公同参，为我斋观鉴序，均不知为何许人。其事则日下旧闻；其文则忽谐忽庄，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阁间，亦同近出诸说部例视之矣。久之，虑遂果蟬腹，检出偶一翻阅，乃觉稍稍可解。又研读数四，更于没字处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谐忽庄，若明若昧者，言非无所为而发也。噫！伤已！惜原稿半残阙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且弁数言于首卷云。

时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识。

原序三

《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

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贵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余馆于先生家最久；宦游南北，遂不相闻。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访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无从收拾。仅于友人处得此一编，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

嗟乎！富贵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谓贵显，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穷俄！读是书者，其亦当有所感也！

书故五十三回，回为一卷；蠹蚀之余，仅有四十卷可读，其余十三卷残缺零落，不能缀缉。且笔墨舛陋，疑为“夫己氏”所续，故竟从刊削。

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时光绪戊寅阳月，古辽闾圃马从善偶述。

目 录

缘起首回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	1
第一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宫垂老占龙头	6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	14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	23
第四回	伤天害理预泄机谋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	32
第五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怯书生避难翻遭祸	42
第六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	52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62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	71
第九回	怜同病解囊赠黄金	识良缘横刀联嘉偶	81
第十回	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淳切付雕弓	92
第十一回	糊县官糊涂销巨案	安公子安稳上长淮	101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孺人姑媳祝侠女	109
第十三回	敦古谊集腋报师门	感旧情挂冠寻孤女	121
第十四回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132
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144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158
第十七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局赚侠女	171
第十八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	185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变幻重重从容救死	197
第二十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	210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买犊卖刀	隐语双关借弓留砚	221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235
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宛转依慈母	圆好事娇嗔试玉郎	248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破冰斧正言传月老	262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	277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288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奁伸情谊	复故态怯嫁作娇痴	304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	317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	酬素愿翁媪赴华筵	333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349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戇老翁醉索鱼鳞瓦	361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375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话农功请同操家政	392
第三十四回	屏纨袴稳步试云程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410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427
第三十六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一樽佳酿酬酒酬师	444
第三十七回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461
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老封翁蓦遇穷途客	480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诺义赙贫	矍铄翁九裘双生子	500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真幸事稳抱小星褥	522

缘起首回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八句提纲道罢。这部评话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小说，初名《金玉缘》；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又名《日下新书》；篇中立旨立言虽然无当于文，却还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初非释家言也；后经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传评话》。相传是太平盛世一个燕北闲人所作。

据这燕北闲人自己说：他幼年在塾读书，适逢一日先生不在馆里，他读到“宰予昼寝”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书丢过一边，也学那圣门高弟隐几而卧。才得睡着，便恍惚间出了书房，来到街头，只见憧憧扰扰，眼前换了一番新世界：两旁歧途曲巷中有无数的车马辐辏，冠盖飞扬，人往人来，十分热闹；当中却有一条无偏无颇的荡平大路；这条路上只有一个瘦骨锐头鬓发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闲人一时正不知自己走那条路好，想要向前面那个问问修途，苦于自己在他背后，等闲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趋的赶上借问一声，不想他愈走愈远，那条路愈走愈高，眼前忽然一闪，不见了他，不知不觉竟走到云端里来了。没奈何一个人踉踉凉凉站在云端里一望，才看出云外那座天。原来虽说万变万应，却也只得一纵一横。纵里看去便是宗动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横里看去便是无上天，四人天，忉利天，坚首天，持鬘天，常桥天，福生天，福受天，广来天，大梵天，梵辅天，梵众天，少光天，光音天，无量光天，少净天，遍净天，无量净天，善见天，善现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无边空处天，无边识处天，

无所有处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须臾摩天、兜率陀天、乐变化天，还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个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

却说这座天乃是帝释天尊、悦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后果前因。

这日恰遇见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闲人便隐在一个僻静去处，一同瞻仰。只见那天宫现彩，宝殿生云；仙乐悠扬，香烟缭绕。左一行，排一层紫袍银带的仙官；右一行，列几名翠袖霓裳的宫嫔。阶下列着是白旄黄钺，彩节朱幡。金盖，银盖，紫芝盖，映日飞扬；龙旗，凤旗，月华旗，随风招展。雕弓羽箭，飞鱼袋画着飞鱼；玉辇金根，驯象官牵着驯象。飞电马，追风马，跨上时电卷风驰，龙骧军、虎贲军，用着他龙拿虎跳。一个个，一层层，都齐臻臻静悄悄的分列两边。殿上龙案头设着文房四宝，旁边摆着一个朱红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朱红绣旗，旗上分列着“忠孝节义”四个大字。

一时仙乐数声，画阁开处，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宝炉，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释天尊、悦意夫人出来。那天尊头戴攒珠嵌宝冕旒，身穿海晏河清龙袞，足登朱丝履，腰系白玉鞶；那悦意夫人不消说，自然是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了；身后一双日月宫扇，簇拥着出来。

那时许多星官神将早排列在阶下。只听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班。”只见班部丛中闪出四位金冠朱黻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册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间儿女英雄一桩公案该当发落，请旨定夺。”早有殿上官官接过那文册呈到龙案上。天尊闪目一看，降旨道：“这班儿发落他阎浮人世去，须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后果，才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机不可预泄，可将那‘天人宝镜’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后发落。”值殿官领旨。早有一簇人抬过一座金镶玉琢、凤舞龙蟠的光明宝镜来。

宝镜安顿完毕，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节义”四面旗儿发下来，交付旁边四个值殿官捧到阶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见凭空里就现出许多人来。为首的是个半老的儒者气象，装束得七品琴堂样子，同着一个半老婆婆，面上一团的慈祥忠厚。次后便是一个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又是两个绝代女子：一个艳如桃李，凜若冰霜；一个裙布钗荆，端庄俏丽。还有一个朱纓花袞的长官，一个赤面白髯的壮士。又是一个淡妆嫠妇，两双中年老年夫妻，还有个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后面随着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俊的俏的，都俯伏在殿外。

天尊发落道：“尔等此番人世，务要认定自己行藏，莫忘本来面目。可抬

头向天人宝镜一照者。”众人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那宝镜里初照是各人的本来面目，次后便见镜里大放光明，从那片光里现出许多离合悲欢、荣枯休咎的因缘来。大众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乐的；这个扬眉吐气，那个掩目垂头；鼓舞一番，叹息一番。看够多时，只见那宝镜中金光一闪，结成一片祥云瑞霭，现出了“忠孝节义”四个大字。众人看了，一齐向上叩首，口中齐祝“圣寿无疆”。那殿头官又把旗儿一展，那些人依然凭空而去，愈走愈远，堕入云中，不见踪影。

悦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这番发落，可谓‘欢喜慈悲’。只是，这班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虽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法力，暗中呵护，使他不离而合，不悲而欢，有荣无枯，有休无咎？也显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养无限天和。天尊意下何如？”天尊道：“夫人，你不见那后边的许多人便都是这班儿牵引的线索，护卫的爪牙。至于他各人到头来的成败，还要看他入世后怎的个造因，才知他没世时怎的个结果。况这气数有个一定，就是作天的也不过奉着气运而行，又岂能合那气运相扭？你我乐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这桩儿女英雄公案，霎时好耍子也！”

悦意夫人道：“请问天尊：要作到怎的个地步，才算得个儿女英雄？”天尊道：

“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必是先有了这个心，才有古往今来那无数忠臣烈士的文死谏武死战；才有大舜的完廩浚井，泰伯、仲雍的逃至荆蛮；才有郊祁兄弟的问答；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汉光武、严子陵的忘形。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

“但是要作到这个地步，却也颇不容易。只我从开辟以来，掌了这座天关，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儿女英雄，英雄儿女，一身兼备的，也只见得两个：一个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时感动了一点儿女心，不忍见那青天缺陷，人面的不同，炼成三百六十五块半‘五色石’，补好了青天，便完成了浩

劫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覆载；拈了一撮黄土，端正了人面，便画一个寅会至酉会八万六千四百年的人形。从儿女里作出这番英雄事业来，所以世人才号他作‘神媒’。一个是掌释教的释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时奋起一片英雄心，不许波斯匿国那些婆罗门外道扰害众生，妄干国事，自己割舍了储君的尊严富贵，立地削发出家，明心见性，修成个无声无色、无臭无味、无触无法的不坏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动他一毫的烦恼忧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国国王才落得个国治身尊，波斯匿国众生才落得个安居乐业。到后来父母同升佛果，元配得证法华，善侣都转法轮，子弟并登无上。从英雄上透出这种儿女心肠来，所以众生都尊他为‘大雄氏’。

“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讲英雄，第一个大略雄才的莫如汉高祖。他当那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四海全盛的时候，只小小一个泗上亭长，手提三尺剑，从芒砀斩蛇起义，便赤手创成了汉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称得起个英雄气壮了。究竟称不起，何也？暴秦无道，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那汉王与西楚霸王项羽连合攻秦，约先入关者王之。汉王乘那项王火咸阳、弑义帝、降子婴、东荡西驰的时候，早暗地里间道入关，进位称王。那项王是个‘力拔山，气盖世’脚色，枉费一番气力，如何肯休？便把汉王的太公俘了去，举火待烹，却特特的着人知会他作个挟制。替汉王设想，此时正该重视太公，轻视天下，学那‘窃父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的故事，岂不是从儿女中作出来的一个英雄？即不然，也该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后布告天下，问罪兴师，合项王大作一场，成败在所不计，也还不失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说‘我翁即尔翁，尔欲烹我翁，请分我一杯羹？’幸而项王无谋，被他这几句话牢笼住了，不曾作出来。倘然万有一失，他果的谨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杯羹来，事将奈何？要说汉王料定项王有勇无谋，断然不敢下手，兵不厌诈，即以君之矛还制君之盾，那项王是个杀人眨眼的魔君，汉王岂不深知？岂有以父子天亲这等赌气斗智的？所以祸不旋踵，天假吕后，变起家庭，赵王如意死在鸩毒，戚夫人惨极人彘，以致孝惠不禄。这都因汉高祖没有儿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业，才遗笑千古英雄。

“再要讲到儿女，第一个情深义重的莫如唐明皇。为了一个杨贵妃，焚香密誓，私语告天，道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番恩爱似乎算得是个儿女情长了。究竟算不得，何也？当元宗天宝改元以后，把个杨贵妃宠得迭荡骄纵，帏薄不修。那杨贵妃的来历倒也不消提起，致伤忠厚。独怪他既有个梅妃，又想着杨妃；及至得了杨妃，便弃了梅妃；又不能终弃梅妃，以至惹下杨妃。自己左右的两个人尚且调停不转，又丢下六宫佳丽，私通三

国夫人,除了选色征歌之外,一概付之不闻不问,任着那五王交横,奸相当权,激反胡奴。渔阳兵起,他却有贼不讨,转把个不稳的天下丢开不问,带上个受累的贵妃避祸而行。及至弄到兵变马嵬,六军抗命,却又束手无策,不知究奸相、责骄帅、斩乱兵,眼睁睁的看着人把个平日爱如性命的个宝贝生生逼死。息壤在彼,‘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话,岂忘之乎?况且《春秋》通例,法在诛心。安禄山之来,为杨贵妃而来,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禄山为着杨贵妃而来,合唐家没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才不辞蜀道艰难,护着贵妃远避。及至贵妃既死,还瞻顾何来?自然就该‘王赫斯怒’,拨转马头,馘安禄山之首,悬之太白,也还博得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给天下儿女子吐一口气。何以又‘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愈走愈远?固无怪肃宗即位灵武,不候成命。日后的南内西内,左迁右迁,父子之间,愈弄愈弄出一番不好处的局面来。就便杨贵妃以有限欢娱,无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万古羞名。这都因唐明皇没有英雄至性,空谈些儿女情肠,才哭坏世间儿女。

“可见‘英雄儿女’四个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个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风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勉力不来,怎的能向平等众生身上求全责备?

“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人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这便是今日绣旗齐展,宝镜高悬,发落这桩公案的本意也。”

悦意夫人听了,一一领会。一切天人皆大欢喜。只见天尊把龙袖一摆,殿头官才喝得声“退班”。

那燕北闲人耳轮中只听得一片喧哗,喊道:“捉!捉!捉!”随着便是地坼山崩价一声响亮,吓得他一步踏空云脚,一个立足不稳,早从云端里落将下来,一跤跌醒,却是一场大梦。睁开眼来看看,但见院子里一班逃学的孩子正在那里捉迷藏耍子,口里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却立着合他同砚的一个新安毕生,手里拿着一方界尺,拍的那桌子乱响,笑嘻嘻的喊道:“醒来!醒来!清天白日,却怎的这等酣睡?”他道:“我正梦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听得完,却被你们这般人来打断了。”说着,便把他梦中所闻所见,云端里的情节,详细告诉了那毕生一遍。毕生道:“先生不在馆,你看他大家在那里捉迷藏捉得好不热闹!我正要拉你去一同作耍,你倒捉住我说这云端里的梦话,快来捉迷藏去!”说着,拉了他便走。

那闲人也就信步随了他去,一时早把梦中的话忘了一半。不因他这番一